



洪峰/著

二十一世纪才能真正解
读洪峰，二十一世纪到了…

…
大师们写畅销书和生计
有关，我写畅销书和生计肯
定密切相连。

永久占有

时代
文艺
出版
社

永久占有

洪峰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久占有/洪峰著. -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4

ISBN 7-5387-1520-7

I.永… II.洪… III.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③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2153 号

永久占有

作 者:洪 峰 著

责任编辑:张四季

责任校对:张四季

装帧设计:李 栋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北京人民文学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180 千字

印 张:9.125

版 次:200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387-1520-7/I·1465

定 价:15.80 元

目 录

第一辑：你独自一人怎能温暖

- 你独自一人怎能温暖…………… (1)
和成刚相遇…………… (23)
爬墙…………… (42)
谒萧军墓…………… (50)
寻找家园…………… (57)

第二辑：遍地风流

- 两个或者三四个话题…………… (75)
遍地风流…………… (85)
小说之外…………… (94)
重返校园话文学…………… (110)

第三辑：写作的假期



搂草打兔子·····	(131)
欲速而不达·····	(139)
幻想不可述说·····	(148)
和柳云交谈·····	(152)
读后感·····	(155)
关于《离乡》和《洪峰论》·····	(159)
小说的回忆·····	(167)
写作的假期·····	(176)
永久占有·····	(185)
关于畅销书的设想·····	(188)
在这些凌晨想想(之一)·····	(195)
在这些凌晨想想(之二)·····	(199)

第四辑：开始的方式

还乡·····	(203)
香橡皮·····	(206)
挤汽车·····	(209)
路长路短·····	(212)
东方欲晓·····	(215)
感受如何·····	(218)
七月天·····	(221)

我为祖国守大桥·····	(223)	永 久 占 有
开始的方式·····	(227)	
大港十二月二十七日·····	(229)	
回家·····	(232)	
签名卖书·····	(235)	
作家和名星·····	(238)	
洪峰随笔·····	(241)	

第五辑：一个人的夜晚

一个人的夜晚·····	(256)	洪 峰
生命交易·····	(259)	
关于儿子·····	(262)	
我包孕在人类之中·····	(266)	
尴尬时生存·····	(270)	
关于普拉蒂尼·····	(273)	
再去葫芦岛·····	(276)	
癩·····	(279)	
向前看和向后看·····	(282)	
辽南一景·····	(285)	
看足球和下围棋·····	(288)	
讲个故事·····	(297)	



第一辑

你独自一人怎能温暖

下雪别忘了穿棉袄

一九九二年有格外寒冷的冬天。在吉林市雾凇节周围的日子，街道两边的树上总是粘了很厚的白霜。街上有许多人，他们大都来自东西南北各个城市，他们看雾凇，其实就是看看树挂。在四平市看不见雾凇，那里没有松花江口。有改了色的积雪，非常坚硬。在四平，我的一个朋友还让一个性变态的男人吓着了。她走在黑暗的道路旁边，她的男朋友正焦急地寻找她的踪迹。那时候他们吵了嘴，然后生气分开了一段时间，不超过一分钟。这时候性变态者绕环姑娘跑来跑去，姑娘终于惊天地泣鬼神地叫了

两次，性变态者脚步零乱地逃窜了。我推测，这个可怜的男人不会就此歇手，他肯定要寻找其他女人和更好的机会。

一九九二年冬天并不是对所有人寒冷。

那一天下了雪，然后就成了冰凉的小雨，辽南小城肮脏拥挤的街道开始人迹稀少，再往前走，穿过低矮的桥洞就看见了灰绿色列车。我的衣服很少，雨水正渗进肩头。寒冷在这一年头一回对我降落，我的心在漫长的旅途中不停地颤栗，我终于开始品尝寒冷的滋味。

长春在我离去的八个月中间变幻了颜色，走出火车站就觉得自己进入了陌生的城市，我居然找不到自己的家了。朱竟告诉我：电影节期间长春赛过任何一座花园。在主要街道两旁一盆挨一盆排满鲜花，“真正的鲜花”。朱竟说。电影节一完，鲜花就没有了。朱竟说：“和出现时一样快，一个夜晚的事。”

“那是夏天吧？”

“八月二十三号到月底。”朱竟说。

对话是这一年冬天最后的时刻，第二天长春就下了雪。雪格外大，没有风，雪花一片一团地摇曳着覆盖下来。天气出人意料地温暖，你感受不出冬天残酷。被沉默的楼群切割的城市土地在这种时候如同床铺一样柔软，洁

白的雪絮在人的脚下产生出同样温情的回响。在这个瞬间，敏感的人却提醒自己正行走在通向虚假的路上。和雪同样白的热气从口中直喷出去然后融进灰暗的天空，敏感的人马上就知道自己很快就要成为温情白雪的牺牲。

我一直没能把一九九三年看成是新的开始，冬天在这种时候缠绕不去，它和凄凉的秋天一同穿透你的肌肤，你明确地判断出它距春天的路程如同从哈尔滨从长春从沈阳走去罗马。时间进化成看不见割不断的链锁，它由于回想和梦幻凝结成人的内心，无论世界给你爱给你恨给你快乐还是给你痛苦，都不能真正改造你的内心，它的韧性和时间同在。

在沈阳，一些朋友拍起了电视专题片，可以挣到五位数六位数的钱。在长春，一些朋友搞起了书刊发行，可以挣到五位数六位数的钱。在辽宁的某一个城市，有姑娘正准备把自己嫁给靠投机生意挣大钱的男人，她确信有了钱什么都可以有。我很想知道公平交易的商业规律在男女之间以怎样的方式体现。人的历史告诉我，只要一个人的精神纯净对自由的要求超过生命，这个人就永远不会出卖自己。感情和肉体在一个女人那里，总是不能分割的，这和拍专题片发行书刊如此背道而驰。一旦分割，人的生命就



丧失了愉悦的机会，肉体快感在一个瞬间之后就会消失香甜的气味。

如今人们穿得越来越少，东北的冬天似乎不再可怕。一张可以吞没身体的大床在有些时候更容易让人感受到冬天的诱惑，但又有多少人能够长久地闭着眼睛看得见窗外的积雪呢？现代文明制造了温室效应，年纪大的人也不再裹紧皮帽子皮大衣，狐皮袄不再是遮寒挡风的東西而是一种向往或拥有财富的标志。走在路上，冬天的色彩和夏天一样繁荣，花枝摇曳的年轻女人把自己青春的活力很少保留地奉献给铅灰色的天空下面。在这里，似乎再没有理由诉说冬天是多么寒冷。

一九九二年有格外寒冷的冬天。

一个时代就这样突然来临，它不给人以思考和痛苦的时间，最现实的东西使大部分善良的人变得心硬如铁，我所认识的人突然间变得陌生，一个总说要真诚要梦想要爱的人十数日之间就像职业杀手一样不动声色地把枪口指向自己的朋友和恋人。动因如此简单：钱。

在这个冬天，我从来没有这样长久这样深入这样痛苦地想到钱。我由钱想到爱情想到人的生命想到同情心想到宽容想到欢乐想到孤独想到乡间小屋也想到宾馆式的住宅还想到做爱和创造生命。

最终，我知道有人要适应有人要反抗，我只是惶惑于自己适应和反抗都难。

八十年代最后的一个初夏，在人头攒动的大街上，我意识到孤独是一件多么惬意的状态。

“完善你的自身。”我说。

事情过去了不很遥远，我想起《上海滩》中的许文强。我还是喜欢许文强，他终于知道那些身外之物并不给他幸福。他最后还是返回上海滩，他还是做别人的高参狗腿子，但你必须知道，这个时候的许文强是为了爱为了使杀害他妻子的凶手偿还血债。我喜欢恩怨分明，不喜欢报复，但我也清楚世界有限度，伤害超过了一个人所能承受的限度，还击就变成必然。《圣经》里也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还击要有对手。我找不着对手，更找不着受伤害的缘由，我终于觉悟出对手是我自己，那种伤害同样来自我的内心。

当你最尊重的人和最珍视的人都说“有了钱什么都会有”的时候，那种伤害只能来自你的内心，它弥漫如深秋的大雾沉重如冬天的落日，如此玄妙如此辉煌。

一个时代就这样从天而降。没有过渡。

我到底要什么？或许只是一件棉袄。

几度夕阳红

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九日上午，我和述平、不空去长影，我们将在那里和三分厂的厂长和导演进行一次半商业性会见。大块头的朱晶先生为了这次会见，喘着粗气奔波，他一直是我心目中的朋友和师长，如今又成了我的顶头上司。我清楚他的用心，他一直不能忘记电影，他不止一次说：“洪峰，写几部电影吧。你能行。”我没想过行和不行，只是不喜欢大陆电影，港台的也不喜欢。有几个电影厂的导演曾伸出过很热情的手，我都躲闪了。我一直渴望半句话的交流方式，我愿意语言背后的东西更多。和影视界的人打交道，我无法获得那份欣喜。我曾经对朱晶讲过这个意思，他很响亮地笑几声，然后响亮地咳嗽。“你只写剧本就行。”他说。

在小会议室，年轻的分厂厂长岳扬表达了他们的诚意，同样年轻的导演宋江波也是同样的诚意，他还说：“我们都是真诚的人。”这期间，杨静始终安静，我看见她掏出一盒香烟，大约是深绿颜色长支的那种。我的注意力完全被女导演吸烟这件事吸引了，我忽略了周围的声音，只看着烟雾很缓慢很曲折地飘离女导演的面孔。这个时候我想到别的面孔，也有烟雾飘离的女人的面孔。我不能述

说那种时刻内心是怎样的感受，我只是努力让自己明白：世界就应该这样。到底是什么样子？这比存在本身还重要还需要设计吗？

后来大家又吃饭。我像威虎山的土匪等待“百鸡宴”那样从早晨就空出肚子，但坐在圆桌前我又和以往一样开始胃胀。我总是不能适应宴席，我总是喜欢把东西买回家里去吃，如果远离家乡，我就买它们回到住处。吃饭的时候，大家谈天说地非常和谐，我几乎不知道自己都说了些什么，我能记得自己笑了几回，缘由也忘了。在那种场合肯定需要微笑。

一九九二年夏天，东北三省文学界联合搞小说评奖。我判定《离乡》这部作品会有好的结果，但结果并不好，我感受到一种愚弄。那时候我远离长春在外边飘游，我告诉朱竟：“不要去领奖金。”她没有领，她知道为什么。

这一年冬天，我返回长春。我参加了吉林省作协代表大会，选举之后我遇见了会计，她问：“奖金还要不要？不要可要下帐了。这是领导的指示。”

我说：“要。”

我要了这笔钱，我把这笔钱寄给了母亲。一九九二年春节，我看望母亲，我交给她五百元钱。母亲说：“没有它我也能行，有了我就能宽裕一些。”母亲说：“我只愿意吃水果，这些钱足够买水果了。”



一九九二年冬天，我寄钱给母亲。我是那样清楚自己确实需要一笔钱，我说：“要。”

现在，我愿意让朱竞多赚一些钱，那些钱可以用来养育蒂尼，资助我们的亲人。我想，那时候，我就可以拒绝应该拒绝的东西，就可以做自己孜孜以求的事情，就可以拒绝一个没有过渡的时代。

去长影也为这个，不高尚也不卑劣只有些伤心。我说：“我们的目的非常明确和单纯，我们可以放弃一个小说家的想法，制造出让导演满意的剧本。主攻方向是商业片。”

短暂的安静之后是克制的欢迎。我知道，这种设想肯定是双方都愿意接受的。电影厂和小说界一样，都需要钱。

对于我，一九九二年像一个漫长的世纪。中国的和人类的历史都在这个年代里集中演出，它就如同新一代“画王”，狭窄的屏幕上同时切分出十六块画面任你选择。你获得了空间的自由，同时你获得最巨大的不自由。你以为自己有了选择的快乐，却会意识到从此丧失了期待的可能，你从此看不见最遥远的东西。卡夫卡说：“遥远的事看得最清楚……”遥远的事既不是梦想也不是历史，它是一个人面对自己心灵、情感、智慧的无偿占有，是你独自一人面对夜晚的不愧疚不遗憾，是一种生命安静和慰藉。

我们正在朦胧和欲望中失去它。

许多年来。我一直想有一间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它不是政府分配的也不是靠婚姻馈赠或乞讨的，它纯粹是我自己的。现在，这个梦想依然清晰有力，它似乎成了我存在下去的最充分的理由。一九九二年冬天，我知道实践这个梦想的最好的也是惟一的方式是挣到足够买到它的钱。比如说写电影和电视还有别的。

事情就这样，目的决定了过程。容易抵达的港口使航行变得轻而易举，你只要放弃多年形成的准则，就可以把眼前的东西拿到手中。

问题仅仅在于你的内心感受怎样。

在这一年冬天的有些时候，我不止一次想到用钱去买一点爱情，接着又想起一个心理学家的忠告，她说：“当一个女人看见你为她大手大脚花钱而心花怒放的时候，这个女人并不爱你。当一个女人替你精打细算的时候，她开始真正属于你了。”她的忠告我记住了，生活也确实给了我们最有力的证明。

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我开始发现自己正和这个时代同步前行。

此刻，窗外的鞭炮声时断时续，除夕的夜晚就要在阵阵爆炸中离去。我想象出许多人家正围拢在一起包饺子然



后观看电视里的春节联欢会。有年轻男女在除夕之夜签订他们的婚姻契约。或许爱或许不爱但都不影响节日的黑暗所提供的爱情氛围。他们之中有些人肯定正强迫自己忘记内心的苦楚和恐惧，努力让自己相信生活就该这样未来肯定美妙。

完全可能，世界毕竟由男人和女人构成，任何一个女人或者男人都可以成为你同床的伙伴，干吗去为爱不爱烦恼呢？你只须相信，彼此奉献出肉体就会占有精神。

陈师道诗云：“好怀百岁几回开？”

现在，鞭炮声已经连成一片没有间歇，午夜到了。我必须明白，鞭炮响过礼花闪过之后就到了新年份。事实上在白天我就开始知道一年将要过去。我接到当地的朋友和外地的朋友打来的电话，他们在壬申年的最后几天通过电话祝我新春快乐。

“谢谢你。”我说，“也祝你快乐。”放下电话的时候，我想：

“你的眼睛是我惟一的亮光。”

在路上在路上

一九八七年春节，我北上大兴安岭，那是农历腊月三十开始的旅程。那一年的春节大兴安岭非常冷清，几个县

城的街上都找不着节日的气氛。我住在招待所里独自一人度过了大年初一，房间里有两只铅灰的耗子在地上乱窜，它们分吃我的面包。那一年春节，我发现自己得了痔疮。那确实是一段没有欲望的日子，痔疮带来的痛苦把所有的事情都占领了。

这此后的年月里，我开始了飘游不定的生活。在宾馆在招待所，在船上在火车上，我的心变得安静也多思，许许多多小说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写出的。飘游给我许多新的刺激由此产生出感受和说话的欲望，于是就写小说。我完全理解这种说法：“小说是人在孤独的时候的自说自话。声音高了，就有了与他人的交流。”

在湖南有张家界，那应该是中国很奇妙的去处，我去了，和许多小说家一同去了。我当然要离开，离开之后我回想不起张家界是怎样的形象，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我所能回想的，只是混乱的思绪和伤感的夜晚，还有争吵劝说嬉笑和眼泪。

江西有庐山，也有长江；湖北和四川有三峡有葛洲坝和巨大的石佛；上海有南浦大桥昆明有滇池；山西陕西有……我都没有印象，更多更深刻的是路途本身的那种运行和停滞那种丰富的变幻和漫长的单调。我是那样喜欢轮船劈开的浪花推进器甩出的银白水涟；我是那样喜欢列车在黑夜中突然的鸣叫和车轮压过钢轨的接续处时的颠簸——

